

編後語

十年前的今天，所有的香港人，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不得不面對回歸後的不確定性。「五十年不變」的確一言九鼎，但是天下又有甚麼能保持五十年不變呢？十年後的今天，無論如何解讀，恐怕所有人都會感到，香港固然變了，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變得更多。所有的香港人，恐怕又將面對新的不確定性。

本期的主題就是香港的變與不變。「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登了五篇力作，回顧十年風雨，為香港應對新的不確定性並探尋新的發展之路，指點迷津。香港人民已經為走向普選的政治改革作好了準備，但香港政治體制依然缺乏充分的民主性，從而引致一次次的管治混亂甚至危機。馬嶽指出，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相當一部分政治精英依然以殖民時代的眼光，視香港為一個「沒有政治的城市」。在回歸之際，香港所面對的最大不確定性之一就是能否維持其法律制度和文化的不變。陳弘毅的文章表明，儘管經歷了多次風波，但是香港法律專業人士採取中庸之道，恰到好處地維護了香港的行政執法、獨立司法和廉政制度的健全，確保了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另一個大體維持不變的是香港的社會政策模式。當然，正如梁祖彬所分析的，面對全球化和高科技化帶來的衝擊，香港在社會政策上也做出了相應的調適，即一方面維持向來注重促進就業的自由主義福利傳統，另一方面強化政府的補救性社會安全網責任。或許，相對發生較大變化的是香港的媒體。正如陳韜文和李立峰所指出的，國際化和本土化的雙重助力促使新聞自由在香港沒有消失，但是在強大的再國族化趨勢之中，香港傳媒的言論空間卻有逐漸收窄之虞。

以上四篇文章都把中國內地設定為大體不變的戲劇背景。然而，王賡武以深邃的歷史眼光，挖掘出中國之變對於香港之變的深深刻意涵。在香港回歸的那一刻，甚至在五年前的今天，沒有人能預見到「有現在這樣的一個中國」。正是由於中國的大變局，王賡武指出，「香港會造就一種獨特的、新的中國現代性，而內地和香港都對這種現代性有所貢獻」。在未來的四十年內，香港還會面對很多的不確定性，但唯一確定的是中國內地將會繼續發生巨變。

本期多篇精彩的文章聚焦於香港的社會與文化變遷。王家英和尹寶珊以扎實的經驗性研究，展示了香港市民身份認同十年來在「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延續與變化。張英進的文章考察了有關香港戰時電影發展的修正派史學敘述，從人文學者的角度對香港的認同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選刊了兩篇長文。武麗麗、趙鼎新另闢蹊徑，從社會學大師韋伯的思想中提煉分析框架，運用翔實的史料，令人信服地回答了文化大革命留給世人的一個困惑：為甚麼權威之隆舉世無雙的毛澤東竟然無法阻止文革暴力的失控？沈志華則以細緻入微的筆調，向我們敘述了中蘇蜜月最後時刻出現的種種裂痕。